

风物

城市的田地

白远新

鼎湖山听雨

肖复兴

鼎湖山,向往已久。全赖谢大光那一篇《鼎湖山听泉》的诱惑。这是1982年发表的一篇散文,将鼎湖山写得实在太美。

一眨眼,36年过去了。深秋时节,终于来到肇庆,虽然已是晚上,还是先要奔向鼎湖山。阴云密布的夜色中,无法爬山,就在山脚下住下。想明天一早就近上山,寻找大光听泉的幽境。谁想,竟然下了整整一夜大雨,第二天清早起来一看,依然阴雨绵绵,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想起大光写过的:“这万般泉声,被一支看不见的指挥棒编织到一起,汇成一曲奇妙的交响乐。”无法如大光一样在鼎湖山听泉,也要上山,去鼎湖山听雨吧。

先坐游览车直到鼎湖山山顶宝鼎园。山路蜿蜒,被山风吹得飘动的雨雾中的山,似乎跟着也在飘动,像活了起来,虽没有翩翩起舞的大动作,却别有一番飘飘欲仙欲醉的小姿态,特别是偶尔躲过雨雾露出青山一角,宛若惊鸿一瞥,轻抱琵琶半遮面,轻拢慢捻,像是自吟自唱,自我陶醉。

沿途山边的一棵紧挨着一棵密匝匝的绿树看得很清楚,都被一夜大雨浇得浑身湿透,如大光写的那样,是“沉甸甸的湿绿”。只是大光所说的山间这些绿树翻滚“犹如大海的波浪”般壮观,被雨雾遮挡得看不到了。

大光还写道:“泉水是孩子如铃的笑声,受泉声的影响,鼎湖山显得年轻了许多。”由于今年受台风“山竹”的影响,山上的大树被吹折不少,好些断树的残骸还倒卧在山间路旁,使鼎湖山显得有些苍老。大自然的变幻莫测,一座再有名的大山,也显得渺小无余。

雨小了很多,枝叶间挂着晶莹的雨珠,含泪带啼般,被细细的风吹拂得摇摇欲坠,偏偏就是不肯掉下来,仿佛有了某种磁力,在表演着踩钢丝的杂技。或许是鼎湖山的树格外坚强和神奇吧,这座被称为“北回归线的绿宝石”的山上,有1800多种树木,其中包括很多神奇的树种。这里的树和公园里被人工修剪得笔管条直的树不一样。被大光描绘得万种风情、千般韵味的泉声,是听不清甚至听不到了,都被雨声淹没。别看雨比昨夜小了很多,但齐刷刷地打在树叶上,像击打着千万面小鼓,满山响响此起彼伏的回声。时大时小的雨声,噼噼啪啪,淅淅沥沥,打在树叶间、山石上和游览车的棚顶上,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完全抢去了泉声的风头,让泉声只好暂时退居二线。那一刻,雨声成为鼎湖山的主角。

游览车把我们拉到宝鼎园。这是建在山顶上的一座袖珍园林,繁花茂树,簇拥着硕大的几只宝鼎和一方端砚。一看便是新修不多年,大概是当年大光没有见到的新景致。奇怪的是,在这里听不到雨声,也听不到泉声。不是雨变大了,也不是泉声没有了,而是这里游客很多,争先恐后在宝鼎和端砚前照相,笑语喧哗。

从宝鼎园往下走,先到蝴蝶谷看鼎湖。鼎湖不大,却分外的绿,绿得像翡翠,和九寨沟美妙的水有一拼。在这里,雨声四起,声音柔和,显得有些缠绵,是广东音乐中丝竹之声的感觉。雨水打在湖面上,溅起丝丝涟漪,似乎特意让只能听见而看不见的雨声变成了有形,可以一掬触摸。

再下到庆云寺的时候,雨声变得格外清澈,而且有了一种独特的香味。都说深山藏古寺,庆云寺是一座明朝朝有的古寺,古寺和名山,如同美酒金樽、宝马雕鞍一样,是绝配。雨声在这里清澈如同梵音袅袅,和打在古寺的寺顶、台阶、香炉、经幡上或许相关;但是,雨声的香味,却和古寺无关。香味来自寺下的几株桂花树,那几株桂花树不高,看来很年轻,是银桂,藏在枝叶间的花瓣并不明显,香味却很浓郁撩人,弥漫在空气里,被风吹得像长了翅膀,肆无忌惮地四处荡漾,让雨声也情不自禁地染上了它们馥郁的香味。

再往下走,便到了大光所写过的补山亭,还有飞水潭。飞水潭的瀑布不大,却有自己的声响,不甘于雨声如此一路招摇,要与之争锋。在这里,雨水打在树叶间溅起回声,飞水潭冲到岩石上迸出响声。雨声和泉声,亮开各自的嗓门儿,表演一曲二重唱,最后混合在一起,沿着往下流淌的溪水,蜿蜒地隐没在远处的树丛之中。

我以为这应该是此次鼎湖山听雨的高潮。但我错了,再往下走,走到平缓的山坡上,看到依山而立的一块巨大石头,石上一字字完整雕刻着大光的《鼎湖山听泉》全文。一片泉声,被一个作家感受,写成一篇文章;一篇文章,被一座大山记住,雕刻成一座石雕;一座石雕,被后人看到,重新认识一座名山,重新感知大自然。无论是鼎湖山听泉还是听雨,到这里,真的到了高潮。起码,那一刻,我为鼎湖山,也为大光而感动。

田作为土地上的一块,是土的一种特别形式,可能是山的外延,也可能是家的备胎。山里的地,整平了,开垦出来,蓄上水,种下稻子,山就成了田;再挖深一些,就演化成了池塘;要是田被抛荒长了草,就成了山的一部分;抽干了下基脚,长出来的则是一座房子。

我们小城外那一大片田地,都用来种庄稼、种蔬菜。田地像织带子一样,编织着一年四季,春天一片绿,夏天五颜六色,秋天一片金黄。田地太大了,要把它围起来,费人工,费材料,只能让它敞开在天空下,头顶一天的云,几朵云,几万朵云。江岸是它的一道篱笆,山是它另一扇篱笆。依山傍水,云影、山光、水色一样不少,都凑齐了,这是田地的福气,庄稼、蔬菜的福气。

走出小城,看种田人在地里忙碌,翻地、播种、除草、施肥,我真想和他们一起种庄稼、种蔬菜,可我在城里还有一份工作。江的这边是田地,田地里种着苞米、高粱、大豆、小豆、水稻、芝麻、花生,向日葵、土豆、地瓜、芸豆、茄子、辣椒、白菜、菠菜、芹菜、黄瓜、苦瓜、大葱等。

我是田地的常客,每天早上,每个星期天,非要去看一眼田地里的庄稼和蔬菜。在城里有一份工作的人,有几个会像我一样惦记一

片田地呢?可我就是有这个瘾,必须得看。从这一块到那一块,从这一畦到那一畦,苞米叶子长宽了,在窄高粱叶前摇摆,高粱说,等我结穗儿时比你红。水稻密集微小的稻花,傍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黄瓜秧上的一朵朵小花,偷偷绕过巴掌大的叶子,高举在阳光下中,泼辣辣的黄,做好了准备招蜂引蝶。苦瓜架开始显山露水,沟沟壑壑都在膨胀,一刻不停地忙着扩充自己的地盘。芹菜拱出来,挤眉弄眼,芽尖上的泥土还没来得及抖落干净。白菜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肿大,不起眼的白菜,也学会了用夸张的比例来表现自己的憨态可掬。这些花朵、叶子、果实上,都挂着不同的节令,像超市里货物上贴着的标签。我边走边念叨:姑娘怕误女婿,庄稼怕误节气。春争日,夏争时,一年大计不能迟。谷雨到小满,种啥也不晚。谷雨前后,种瓜种豆。夏至不栽,东倒西歪。秋分不起葱,霜降必定空。白露镰刀响,秋分割高粱……这些谚语已成为我另一本鲜活的日历。

这片田地,让小城人吃上了煮、烤的青苞米,吃上了焗毛豆,吃上了煮、烤地瓜,吃上了炒、煮花生,吃上了带露珠的

小白菜、白露葱、水萝卜、带黄花的黄瓜等。

有时候能碰到种田人在地里忙碌,我停下脚步,问问收成怎么样?对方说,还行吧,就是很累人。

我出生在乡村,从头到脚都散发着泥土的气息。进城后,渐渐疏离了农事,把一片田地当成风景看了。我像是被对方窥探到了心事,不好意思地跟着呵呵一笑,不容易,确实很累。然后赶紧把话题岔开,扯些不咸不淡的事情。你听说没,一个农民牵牛做模特,几个小时就挣了一万多元。他说,这种事咱咋就遇不上呢。

农活是很累人的。在我家时,白天干活累得腰酸腿疼,还得抽空侍弄自己家的菜园……因为我会唱几出二人转,才进城做了县评剧团的专业演员,从演群众到演男一号,还当上了团长,团长没当一年,剧团黄了。我又到农资公司做了仓库保管员,仓库和舞台一黑一亮,真是两个天地。

微小说

一棵树

李宏林

市长热线收到一份举报,信息员报告给了副市长林依玲,说是太平小区一个外号叫“万金油”的人,把小区院里唯一的一棵大柳树给砍了,这不仅激起小区居民的愤怒,还由此引起一场纠纷,并且动起手来,一条狗也参战了,“万金油”被狗咬伤,派出所已经到小区进行调查了。

林依玲看了看记录,皱了下眉头,决定到那里看看情况。居委办主任刘洋陪同林依玲来到太平小区。刚进小区大院,就看到东头的空场上有一棵被放倒的柳树,原本翠绿的柳条成了一堆丢在地上的乱枝,失去了生气。林依玲向院子四周望望,再没看到第二棵树。她问:“院子里就这一棵树?”

刘洋说:“可不是嘛,如果树多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林依玲说:“那我们去看看被狗咬伤的万新吧?”

进了万家门,“万金油”万新正躺在沙发上。为什么叫他“万金油”呢?因为老万是电工,心灵手巧,小区里凡是与电有关的都由他修理。谁家的电视机有病了,谁家的微波炉不好使了,招呼一声,万新都能修好。所以大家送他个绰号——“万金油”。

“万金油”一看市长来了,急忙起身。

林依玲看看老万的腿说:“别起来了,扎预防狂犬病的针了?”

“扎了,我若是死了,他赵猛得偿命。”

“哪有那么严重。万师傅,院里就一棵树,你为什么要砍了呢?”

“万金油”一脸不服气地说:“绿化是为居民造福的,可是这棵树,是给我造难呀!”

“这话怎么说?”

“这棵树,长得七歪八斜的,而且树蓬不小,一些柳枝搭在我家窗户上,一到春天,柳絮成团儿地往屋里飘,像下雪一样。到了夏秋两季,那树是蚊虫的大本营,一到晚上,成群的蚊虫从窗户往屋里钻,甭想睡好觉。我是管电的,白天犯困,要是处理电时出事故怎么办?所以,我就把它放倒了,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是怎么也轮不着赵猛处理我呀!他先动手,狗也跟着咬我。”

林依玲离开老万家,正遇到赵猛走过来,刘洋一眼看到他,向林依玲说:“赵猛来了。”

林依玲顺着刘洋的目光望去,看到一个身高一米八的粗壮大汉,身着黑色保安服,浓眉大眼

的。他来到林依玲跟前,举手敬个礼,然后问道:“林市长是为万新砍树的事儿来的吧?”

“你讲讲吧,怎么回事?”

“市长,您看到那棵倒在地上的大树了吧?心够狠的。那是一棵树吗?是,也不是。”

“怎么是也不是?”

“市长您看,这大院里唯一能让居民聚到一处的地方就是那棵柳树了。天热的时候,大伙儿在树下乘乘凉,高兴的时候在树底下打打麻将,这树已经成为我们小区居民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了,它是人心!万金油,为什么不征求大家意见,随便就把树给砍了呢?”

这时旁边有围观的居民插话说:“赵猛说得对,万金油不像话。”

赵猛接着又说:“万金油说我放狗咬他,哪有那种事,是小狗看我不受委屈,它来救主了。”

林依玲把一棵树的纠纷基本弄清楚了,她离开大院时已近黄昏。走在自家小区的林荫道上,夕阳的余晖透过树间的空隙照在草地上,给这个幽美的小区又增添了一抹暖心的光彩。林依玲几年来每天走在这个小区里,从来没有留意过院子里的树,今天她停下脚步,向四周的一棵棵树望去,足有七八十棵,这些树构成了小区舒适的环境。她不由得想到了只有一棵树的太平小区。当前主要要解决的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她回到房间立即与林业局局长通电话。

一个星期过去,林依玲一直为这件事做上下沟通工作。这天,林依玲再次来到太平小区,不仅她来,还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都来,在一棵树下召开现场会。

相关机关工作人员、街道的干部们以及大院里的百十来名居民都聚到院子里。林依玲还特别叮嘱,一定让万新和赵猛参会。人们到齐后,林依玲对大家说:“不是什么会,是来宣布一件事。”她指向倒着的树,一棵树涉及居民们不同的利益。留着它,对万师傅的生活造成侵害;砍掉它,损害了小区居民的休闲环境。有害有利,是留是砍?如果要砍,万师傅应当得到居委会的同意,而私自砍掉就不对了,“万师傅,你说是不是?大家都是多年的邻居,我的意见是万师傅找个时间,向大家道个歉,这一页就翻过去了。”

听了这话,“万金油”心里一



本版插画 董昌秋

一枚雪花做的书签(外三首)

丁显涛

用一枚雪花做书签
书是美丽的
雪花也是美丽的

文字洁白的翅膀在空中挥舞
擦亮雪温柔的眼
所有诗性的语言
抵不过茫茫纷雪中
一句奋飞的鸟鸣
选择在心灵的开阔地带舞蹈
让雪修长美丽的裙摆慢慢滑落

用一枚雪花做书签
翻越的脚步不会停歇
在严寒的扉页处
与雪花相伴

用一棵树最淳朴的姿势
打量着若即若离的枯叶
以及远道而来的 春天

冬天的云朵

飞鸟衔走秋天最后一粒种子
天空依旧盛开着花朵
一朵朵白白地开,然后
一朵朵白白地落
装扮着童话般的王国

我在想
每一朵云注定会长有翅膀
飞累后泊在土地之上
被节俭的母亲捻拾起
油灯下
用粗糙的手掌抚摸成棉的模样
轻轻地覆在
我孱弱的心房

这样,无论我飘落何方
天气多么寒冷
内心的暖都会生出一抹抹绿芽
在向故乡探头探脑地张望

村头的石磨房

老旧的模样,依旧慈祥
和小时候的每次相遇没什么两样
一把刻刀精心雕刻出岁月
却无法销蚀聚拢而来的热切目光

一缕清风吹开往事
你的额上盛开着花朵
乍暖还寒的季节试着开放
转动的轴里
承载着纯洁如春的日子
一把把碎米修炼正果
让天空那浅蓝苍白的微笑
逐渐温暖芬芳 再次触碰你
我不经意的眼泪
为所欲为饱满粗糙的脸庞

你年轮的褶皱里
一把笤帚清扫不净岁月的残渣
停留在磨道上的脚印
小心翼翼篆刻沧桑
拉磨的那根弦依旧紧绷
提防吹突的驴子
一回头 偷了当年的嘴

一些人

是我情感的聚集地
随机抽取一沓
已经消磨掉的时光
每一张
都散发古香古色的芬芳

我来自他们
最终又归于他们
这些人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选择默默离开
头也不回
我不能挽留他们
独自走在路上
小心地生活
收集他们染指过的天空土地流水
以及不曾奢想的愿望

等到将来找到他们的时候
就会自信满满
给他们每个人一片
亲手锻造的阳光
还有我好多年来未曾说出口的一点思念和愿望



本版插画 胡文光